



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 → 战国文字与简帛 → 详细文章

劉雲: 說《上博七·吳命》中的“先人”之言

在2009-1-7 9:56:39 发布:

說《上博七·吳命》中的“先人”之言

(首發)

劉雲

北京大學中文系

《上博七·吳命》1號簡學者多有討論，現根據學者們的意見將之轉錄于下：

☐二邑，非疾_病安(焉)加之，而_慙(殄) (絕)我二邑之好。先=(先人)又(有)言曰：
“馬_廼(將)走，或童之，速_差(殃)。”_窾(窾)來告曰：☐[1]

其中的“先人”之言頗難索解，不過在范常喜先生讀_差為“殃”，又列舉了傳世文獻中與簡文相似的“先人”之言后，[2]此處的“先人”之言頓覺開朗了許多。但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，其中“馬_廼(將)走，或童之”的意義仍然不明，下面我們就此句談一點自己的看法。

在談我們的看法之前，我們先轉引一下范常喜先生所列舉的傳世文獻中與簡文相似的“先人”之言：

《漢書·賈鄒枚路傳》：“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又重鎮之，系絕於天下不可復結，墜入深淵難以復出。”

《說苑·正諫》：“馬方駭而重驚之，系方絕而重鎮之，系絕於天不可復結，墜入深淵難以復出。”

兩個文例中都有“馬方駭”之言，其后續文句一個是“鼓而驚之”，一個是“而重驚之”，雖然文辭略有不同，但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，都是在馬驚駭之后，使其更加驚駭，換句話說，它們表達的都是一種“雪上加霜”的意思。這種“雪上加霜”的意思與兩個文例后半部分的“系方絕，又重鎮之”和“系方絕而重鎮之”是有一貫性的。

根據傳世文獻中相似的“先人”之言，我們可以知道簡文中的“馬_廼(將)走，或童之”所表達的深層含義也應該是“雪上加霜”。確定了這個方向，再將簡文中的“先人”之言與傳世文獻中的“先人”之言對比一下，我們可以看出，簡文中的“馬_廼(將)走”對應傳世文獻中的“馬方駭”，簡文中的“或童之”對應傳世文獻中的“鼓而驚之(而重驚之)”。我們說“對應”當然不是簡單的文句方面的對應，而是文句所表達的深層含義的對應。“馬方駭”表達的深層含義是不好的事情，“鼓而驚之(而重驚之)”表達的深層含義是使不好的事情變得更糟的事情。那么，與它們對應的“馬_廼(將)走”、“或童之”表達的深層含義也應該是這樣的，也就是說，“馬_廼(將)走”表達的深層含義是不好的事情，“或童之”表達的是使不好的事情變得更糟的事情。明確了“馬_廼(將)走”與“或童之”的意義所指，下面我們就來談一談它們的具

體含義。

整理者認為“馬𨔵（將）走”中“𨔵（將）”的意思是“打算、準備”，“走”的意思是“疾趣、奔跑”，“馬𨔵（將）走”的意思是“馬將要疾趣”，學者暫無異詞。這樣理解和我們上文指出的“馬𨔵（將）走”表達的深層含義是不好的事情的看法相左，恐不確。

我們認為“馬𨔵（將）走”中“走”的意思是奔逃，“馬𨔵（將）走”的意思就是馬將要奔逃。這樣理解“馬𨔵（將）走”就可以和它所表達的深層含義聯系上了。“走”的奔逃之義可參看下列文句：

《左傳·定公十年》：“魋懼，將走，公閉門而泣之，目盡腫。”

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。”

《史記·伍子胥列傳》：“昭王出亡，入云夢，盜擊王，王走郢。”

原整理者認為“或童之”中“或”當訓為“有”，“童”當讀為“動”，“或童（動）之”的意思就是“受到驚動”，學者亦無異詞。將“童”讀為“動”是沒有問題的，但“或童（動）之”恐怕很難和“受到驚動”完全對應起來。

聯系上文我們指出的“或童之”所表達的深層含義來看，我們認為“或童之”當讀為“又縱之”。“或”讀為“又”在楚簡中屢見不鮮，不煩舉例。“童”、“縱”古音相近，古書中從“童”聲的“瞳”與從“春”聲的“憇”可通，[3]而“春”與“從”可通。[4]“縱”從“從”聲。

“縱”有縱容、釋放的意思：

《書·酒誥》：“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。”

《左傳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：“吾聞一日縱敵，數世之患也。”

《漢書·高帝紀上》：“夜皆解縱所從徒。”

“或（又）童（縱）之”的意思就是又縱容奔逃之馬。這其中“或（又）”的用法與上揭《說苑·正諫》中的“馬方駭而重驚之”的“重”字相當，都是連接不好的事情與進一步惡化的事情的連詞，表示遞進關係，這也證明我們讀“或”為“又”是有道理的。

綜上所述，我們認為“先=（先人）又（有）言曰：‘馬𨔵（將）走，或（又）童（縱）之，速𨔵（殃）。’”的意思是：前人說過：“馬將要奔逃，卻又縱容它，這會招來災殃。”

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1月7日

本文發佈日期為2009年1月7日

[1] 馬承源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七）》圖版135頁，釋文考釋304—305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12月。下文所引整理者意見皆出此書，不另注。

[2] 范常喜：《〈上博七·吳命〉“殃”字補議》，2009年1月6日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55。魯家亮先生讀𨔵為“祥”，說雖可通，但實不如范先生讀為“殃”更直接明了。魯說見《也談〈上博七·吳命〉的“祥”字》，2009年1月6日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956。

[3] 高亨、董治安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18頁【瞳與憇】條，齊魯書社，1989年7月。

[4] 《古字通假會典》25頁【春與從】條。

上一篇文章：程燕：《武王踐阼》“戶機”考 下一篇文章：顧莉丹：略談《上博七·君人者何必安哉》之“侯子”

[我要评论啦>>>](#) [回去再看看>>>](#)



lht 在 2009-1-7 16:39:06 评价道：

“馬方駭而重驚之”

“馬將走，又動之”

馬為會么要“走”呢？是因為“駭”。

馬為什麼“重驚之”呢？是因為“又動之”。

一個從心理言之，一個從行為言之。

馬本來已經受到惊吓要脫繮繩奔跑了，這時應安撫使之歸於平靜。可是不但沒有，又再驚動它，這樣只能使它加快脫繮繩奔跑。所以說“速逸”。



水土 在 2009-1-7 19:58:10 评价道：

范常喜先生大作找到了古書中與《吳命》有意思相近的說法，非常好。但范先生所引《漢書·賈誼枚路傳》和《說苑·正諫》其實是同一出處，皆是引用枚乘上書諫吳王之語。另外還增加下面一條：

《孔叢子·嘉言》：齊東郭亥欲攻田氏，執贖見夫子而訪焉。夫子曰：“子為義也，丘不足與計事。”揖子貢使答之。子貢謂之曰：“今子，士也，位卑而圖大。位卑則人不附也，圖大則人憚之。殆非子之任也。盍姑已乎？夫以一縷之任，系千鈞之重，上縣之于無極之高，下垂之于不測之深，旁人皆哀其絕，而造之者不知其危。子之謂乎？**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重而填（鎮）之。馬奔車覆，六轡不禁。系絕于高，墜入于深。其危必矣！**”東郭亥色戰而跪曰：“吾已矣。愿子無言！”既而夫子告子貢曰：“東郭亥欲為義者也，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，奚至懼之哉？”

對比三條相關的話，似可推斷《說苑》“馬方駭而重驚之，系方絕而重鎮之”可能因為誤會“重鎮之”的“重”義為“又”，並且為了對稱，把前面也說成“重驚之”。當然，也有可能《說苑》的兩個“重”跟《孔叢子》的“重”意思不一樣，本來就是“又”的意思，並非由於誤會而改。



苦行僧 在 2009-1-7 20:45:17 评价道：

本文倉促成文，沒有復查原書，實不應該，幸水土先生指出其中玄妙。這樣一來本文將所引傳世文獻的文例與簡文比附就有更大合理性了。

至於劉兄的觀點，實不敢苟同。

馬為什麼“重驚之”呢？是因為“又動之”。

劉兄這句話應該說成：“人”為什麼“重驚之”呢？是因為“又動之”。

這樣看來劉兄在不经意间偷換了主語。這樣得出的結論的可靠性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。

而且劉兄有“速逸”之說似把讀為“殃”的字釋為楚簡中常見的“逸”了，這應該是不正確的。

而且典籍中說驚動“馬”似乎恒用“驚”字，這在本文所列傳世文獻中即可見一斑，“動”字遍查字典、辭書似無此用法，這也是本文讀“童”為“縱”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

一上示三王 在 2009-1-7 21:50:58 评价道：

𠄎這個字與周易簡23能與“瞿”對上的字僅相差一個“心”旁（此例陳偉先生已經舉出）。順着水土先生的想法，此字會不會是“驚懼”之“懼”？



水土 在 2009-1-7 22:42:48 评价道：

近幾年有學者指出：上古漢語里的一個單音詞，在中古之後要用不同的複音詞去翻譯或理解，這就是詞彙從「綜合」到「分析」或從「隱含」到「呈現」的發展（參看蔣紹愚、胡敕瑞的文章）。古漢語的「動」包含現代漢語的感動、搖動、震動、驚動等義。試從《故訓匯纂》第251頁「動」字下抄出第21~24義項：

（21）動，驚也。《孟子·告子下》「所以動心忍性」焦循正義引《文選·高唐賦》注/《文選·宋〈高唐賦〉》「使人心動」李善注。

(22) 動，即震驚。《詩·商頌·長發》「不震不動」馬瑞辰傳箋通釋。

(23) 動，謂驚懼也。《經義述聞·左傳中·無動》「宣十一年傳：謂陳人無動」王引之按。

(24) 動，一作驚。《左傳·宣公十一年》「謂陳人無動」，《史記·陳杞世家》作「謂陳曰無驚」。

可見《吳命》簡文的「或動之」，應當就是「又驚之（馬）」的意思。lht兄對「動」的意思的理解是正確的。



刘云 在 2009-1-8 1:18:41 评价道：

水土先生所言义项我也注意到了，与先生讨论之前我总觉得这些辞例中“动”的用法与本文所讨论的“童”的用法还是有一定距离的，尽管它们也是训为“惊动”之类的意思。但反复思考先生所列文例，又觉得它们用在“马”身上似亦无可。但就在我要放弃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其实这里的“童”字不应该是“惊动”之类的意思。

“马方骇而重惊之”与“马将走，又童之”两句对应得十分巧妙，“骇”与“走”对应，“惊”与“童”对应，那么“骇”、“走”之间的关系与“惊”、“童”之间的关系应该也具有一致性。

套用刘兄的话，既然“骇”、“走”一个是从心理言之，一个是从行为言之，那么“惊”、“童”也应该一个是从心理言之，一个是从行为言之。这样来看，“童”字必是从行为言之的词了。这样若再把“童”读为“动”，训为“惊动”（从心理言之的词）恐怕就不合适了。而读“童”为“纵”显然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“纵”就是不加拘束、纵容的意思，显然是个从行为言之的词。

瞎说一通，请大家拍砖



lht 在 2009-1-8 3:15:10 评价道：

“速@”跟“马奔车覆”对，是一种结果，读为“惧”肯定是不行的。

“衢”又包山简，上部“丘”字形，此作“羊”字形，这是把它们看作一字的困难。《彭祖》1号简“彘”反作“丘”字形。当然可以说，这两个字形是互讹。但既然讲讹，可能性就多了。我之所以写作“逸”，是因为《凡物流形》的“失”字省作从“羊”字形。当然这样讲，困难在于下面还有个“木”或者义。

“动之”、“惊之”的“之”指马，主语当然是人了。我说是马，理解成被动就行了：

马为什么被“惊”呢？因为被“动”了。这个“动”字意思很宽泛，不但不能使马归于平静反而却使它走向相反的任何行为，都可以算作“动”。“动”的结果当然是马“惊”了。读为纵，很有使之归复平静的嫌疑。



一上示三王 在 2009-1-8 3:58:30 评价道：

“速@”跟“马奔车覆”对，是一种结果，读为“惧”肯定是不行的。

刘兄所言极是。看来此字还是应该朝读为“蹶”（周波先生评论中留言）的思路去想。

@与《周易》简23及包山诸字相关的可能性还是最大的。“羊”有一形与“丘”类似。除了兄所举《彭祖》例子外，《郑子家表》中“恙”上面也作似“丘”之羊。包山简184、190两字就是[羊/木]的。“羊”可作“丘”形而“丘”绝少作“羊”形。可见包山简中字还是从羊不是从丘。既然此从羊从木之字在周易中可确定读为鱼部字，我们还是应该朝渔阳部词中去想。

可惜“蹶”是月部。不知是否有鱼阳部词作颠覆、奔走的意思。



刘云 在 2009-1-8 10:34:34 评价道：

“动心”、“心动”很顺，但“动马”之说读来颇为拗口，而“纵马”之说相当顺畅，至今我们还在说，为什么“纵马”不可以呢？“纵马”就是对马不加约束的意思，现在不是有个成语叫“纵虎归山”嘛，意思是一样的，怎么会“读为纵，很有使之归复平静的嫌疑”呢？



lht 在 2009-1-8 10:47:49 评价道：

“纵虎归山”能理解为您所说的“雪上加霜”吗？



liuslow 在 2009-1-9 16:22:05 评价道：

大家在上面的讨论中引用了下面三则可以與竹書《吳命》簡1的“先人之言”對比的材料：

A夫以一縷之任（紆），系千鈞之重，上懸無極之高，下垂不測之淵，雖甚愚之人，猶知哀其將絕也。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又重鎮之。系絕於天<下>不可復結，隊入深淵難以復出。《漢書·賈鄒枚路傳》

B夫以一縷之任（紆），系千鈞之重，上懸之無極之高，下垂之不測之淵，雖甚愚之人，且猶知

哀其將絕也。馬方駭而重驚之，系方絕而重鎮之。系絕於天不可復結，墜入深淵難以復出。《說苑·正諫》

C夫以一縷之任（紆），系千鈞之重，上懸之於無極之高，下垂之於不測之深，旁人皆哀其絕，而造之者不知其危。子之謂乎？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重而填之。馬奔車覆，六轡不禁。系絕于高，墜入於深。其危必矣！《孔叢子·嘉言》

（前兩條是范常喜先生指出的，第三條是水土先生指出的。）

其中A、B都是引用枚乘上書諫吳王之語（前面水土先生已指出）。枚乘的上書，應該是化用材料C或與之類似的材料。這三條材料都有所訛誤，我們覺得要將這三則材料與竹書對照，應先對這些傳世材料進行校勘，弄清楚這些材料的意思。下面我們將A、B、C的主要不同之處對比一下。

A：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又重鎮之。

B：馬方駭而重驚之，系方絕而重鎮之。

C：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重而填之。

這句話，A和C意思基本是相同的。材料C的“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；系方絕，重而填之”，說的應該是兩種危險的情況。情況1是說馬正當驚駭的時候，又敲擊去驚嚇它。這樣做的結果是“馬奔車覆，六轡不禁”。情況2是說繩子正好要斷的時候，又把重物墜在下面。這樣做的結果是“系絕于高，墜入于深”（“高”有可能是誤字，詳下）。情況2是上文“夫以一縷之任（紆），系千鈞之重，上懸之於無極之高，下垂之於不測之深”這種危險的進一步發展。按照常理，情況1也應該是前面某種情況的照應，但在C中卻沒有，有可能《孔叢子》成書時這則材料已經殘缺不全了。在《孔叢子·嘉言》的這則故事之前的一則，晏子描述齊國的危險情況時說：“譬若載無轄之車，以臨千仞之谷，其不顛覆亦難冀也。”這個描寫危險情形的比方或許可以跟此則故事中以馬車為譬相聯繫。（譬若載無轄之車，以臨千仞之谷，馬方駭，鼓而驚之，馬奔車覆，六轡不禁。）

關於B的不同，上面水土先生已經指出：“可能因為誤會‘重鎮之’的‘重’義為‘又’，並且為了對稱，把前面也說成‘重驚之’。當然，也有可能《說苑》的兩個‘重’跟《孔叢子》的‘重’意思不一樣，本來就是‘又’的意思，並非由於誤會而改。”根據上面對C文意的解釋，我們認為水土先生的第一種意見可能更接近實際情況。

C馬奔車覆，六轡不禁。

A、B有“馬方駭，鼓而驚之”、“馬方駭而重驚之”，下文卻沒有出現與C的“馬奔車覆，六轡不禁”（表示結果）類似的話。這種情況，有可能是枚乘在化用此材料時，由於對文意理解的偏差而產生的不當。也有可能是《漢書·賈鄒枚路傳》和《說苑·正諫》引用的枚乘上書材料有缺失。

A系絕於天<下>不可復結，墜入深淵難以復出。

B系絕於天不可復結，墜入深淵難以復出。

C系絕於高，墜入於深。

三者的意思應該是一樣的，只是A和B比較詳細。B的“天”似乎應該讀為“顛”，《說文》頁部說“顛，頂也”，引申為凡物之頂端，在此處是指“系”的頂端。B的前半句是說繩子從頂端斷開，就不可以再結了。這樣理解如果符合實際情況的話，A中“天下”的“下”應該是衍文。C的“系絕于高”，文意不大通，懷疑是因為C上文“上懸之於無極之高，下垂之於不測之深”中“高”、“深”對言，此處有“深”，故將“天”改為“高”，與“深”相對，以求跟上文一致。



刘云 在 2009-1-14 14:45:44 评价道：

声明一下：

刚才翻检网友跟帖，发现ee网友早就将《上博七·吴命》1号简中的“或”读为“又”，我失于引用，实在不应该，在此向ee网友和读者道歉！ee网友的跟帖见于《〈上博七·吴命〉校讀》后面的讨论区，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577。

分享这篇文章...



复制这个链接发送给朋友>



975个读过此条>>



将该文章加入收藏夹

你可能对相关文章也感兴趣...

·草野友子：關於上博楚簡《武王踐阼》中誤寫的可能性

·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凡物流形》之整體結構

·肖曉暉：清華簡《保訓》筆札

·淺野裕一：上博楚簡《東大王泊旱》之災異思想

·劉雲：說《鮑叔牙與隰朋之諫》中的“貴尹”與
“人之與者而食人”

[进版画面](#) | [RSS订阅](#) | [隐私条款](#) | [通用条款](#) | [投诉及建议](#) | [联系我们](#) | [加入收藏](#) | [设为首页](#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

地址：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：200433

主站域名：www.gwz.fudan.edu.cn 公网镜像：www.guwenzi.com

网站邮箱：fudanguwenzi@sina.com

特别感谢木泉商务提供技术支持!